



長

春

談

平臘梅

代序

夢 莉

長春藤以強盛的生命力綠了靜華姐的窗。靜華姐的視野是綠茵一片。這一片綠意被她用筆染在紙上了。

我讀了靜華姐的四十篇散文，濃濃的綠意留在我的心中，我很高興靜華姐把這些盈滿了綠意的散文結成這本「長春藤」散文集。

靜華姐她不但擅于寫小說，同時也寫詩，寫散文。她用過很多筆名，如年臘梅，許心怡，李可欣，李虹，無鹽，朱莘，宮女等。作品散見各報，是泰華一位多產的作家。她出版過短篇小說集「花街」；中篇小說集「在鷹爪花架下」；同時也是長篇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的作者之一；去年六月又與泰華幾位作者合作出版小說。散文，詩歌，小說合集「輕風吹在湄江上」。據說中國的鷺江出版社即將出版她的長篇小說「湄南河戀歌」。這更是一個可喜的消息。

靜華姐是泰華寫作人協會理事，也是「中華日報」文藝副刊編輯，她有今日的成績，全靠她自己勤學苦練而成，如果沒有一股沖天的幹勁，一腔熱血的精神，一顆堅強的信心，相信靜華姐的歷史可能要重新改寫了。恐怕在泰華的文藝領域中没有她今日的這席位。

我不但佩服靜華姐的寫作態度認真，進度快，同時也讚賞她全心全意為泰華文藝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她熱心愛護作者，培植扶掖新進。更不厭其煩的為作者修改

作品。她為人謙虛隨和，不曾爲了抑低別人而抬高自己，或對人詆毀，壓制，來樹立自己的權威。更本着客觀和大公無私的精神推薦和讚揚好的文章。她殷切地希望泰華文壇能出現更多的文士碩彥。

幾年來，靜華姐寫了很多篇散文和雜文，這個集子所收的四十篇散文是其中的一部份。

一個作家看待自己的作品，就像母親愛惜自己的兒女一樣，總是自己的骨肉，作爲母親的有誰不愛自己的兒女？

我爲靜華姐的「長春藤」的出版而歡欣。這個集子的出版，無疑會給文壇增添光彩，給正準備出書的作者帶來更多的鼓舞和信心。

靜華姐的散文，充滿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她的文筆朴實無華，但却深蘊細膩，所描寫的一草一木，都注入了深切的情和理。

由於她觸角靈敏，別人往往容易讓這些生活的瑣事，從鼻尖上溜過。靜華姐却能從生活中冷靜精確的捕捉下來。所以她能寫出這些表面上看來是談花說草，實際上却是意義深長，托物言志的文章。

我這時正在給靜華姐的「長春藤」寫序，我腦海中仍留存着一片溫潤的綠意：在這一片翡翠的碧綠中凝結着一朵花，這是靜華姐的精神與文學藝術所結成的花朵——「長春藤」。這朵花將開在她以及她的讀者，她的朋友的書架上，飄溢着溫馨的芬芳。

願靜華姐的寫作冲勁像長春藤一樣，充滿着強盛的生命力，從而創作出更多的優秀作品來，步着「長春藤」這個集子之後，次第綻開出一朵朵的鮮花，把泰華文壇點綴得更加美麗。

一九八九年二月 于泰京

目錄

代序

落葉

偷來的茉莉花

永不結果的番石榴

石蓮

蜘蛛和小蟲

一株仙人掌

路旁一朵白玉蘭

芭蕉

老榕樹

蚊子與金魚

母性的光輝

夢莉

二一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〇 九 五 二 一

養娘

光

二三

共傘

金

二五

失落的春天

三一

一個小母親的催眠歌

三六

巧珠

白

三九

放生

人

四四

野草

小

四七

國際街

四九

被封閉的窗子

五一

新年・學校・盛會

五三

賣花女

五六

虎口餘生

五八

生活在火車上的女孩

六一

雨傘與我

六四

女人和鏡子

六六

賀年片

六九

褪了色的木屐

七二

眼鏡與我

七四

長春藤

七六

鳥語·鳥巢

七八

失落的白菊

八一

迷失的八哥

八四

愛莫能助的鸚鵡

八七

故人相見在牆頭

九〇

懷念柏克太太

九三

花緣

九六

短命的秀文

九九

我看潮劇四十年

一〇二

染血的花環

一〇八

後記

一一九

落葉

這裡的氣候原爲亞熱帶，既沒有四季，也沒有冬天，然而，每年的十二月，西伯利亞的寒流，仍然會衝進中國，透進泰國來；雖然那寒流，那北風只有那麼一點點。

就是那麼一點點北風，院子裡纖弱的花木，怎經得起他輕輕一掃。一夜之間，那株亭亭玉立的石榴，已顯得憔悴了，葉子乾枯，幾乎盡數脫落，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楚楚可憐的迎着寒風，在日光下發抖。

晨早，我拿了一把掃子，把院子裡亂七八糟的落葉掃成一堆，又心疼地用手掌搔着落葉，小心地放在各個花盆中，作爲它們的肥料，那些微黃的落葉，有金銀花、玉蘭、小榕樹、牽牛花，還有桑樹……但更多的是石榴。

這一陣輕輕的北風，對於花木來說，亦是它們一年一度的歷劫吧？最高級的動物——人類，尚難以免却生，老、病、死的規律，何況這些花花草草？

我承認，心中原也愛極這些親手栽植的花木，但我不能仿效林黛玉的高潔情操，把落花埋到土裡，悲悲切切一番，我不想哭，更不想傷心，我要將落葉當作對人類有貢獻的一件物事，它們確確實實可作肥料，讓它們去蓋住將死的老根，使幼苗得以重生，如是年復一年的替代。

啊！落葉，我深深體會在某些人眼中的廢物——落葉底酸楚，也讚美它們表面醜陋而默默無聞的實質！

偷來的茉莉花

去年，往探望一位在病榻上、對佛學頗有研究的老前輩，他問我平日喜歡什麼消遣？我告訴他，閒時喜歡讀書、旅行、種種花。

「很好，很好，正派人。」

我聽後頗覺慚愧，心想，您老還不了解我的德行呢，什麼很好！

說起種花，也有個原因。童年時，家裡擁有不少土地，既有游泳池，又有樹林、花圃。雖然母親和姐姐種的花木不很名貴，但池畔那一株天天開了百多朵的複瓣茉莉（俗稱獅頭茉莉），使我無限開心。

這株茉莉樹身壯大，枝葉茂盛，花朵大而潔白，氣味清香。每天一早，我總幫着大姐，捧一個大竹篩，小心地把茉莉花一朵朵採下來。奇怪的是，這株複瓣茉莉天天開花，今天採百多朵，明天早起，又是開滿枝頭，有些不止并蒂，而是三朵、四朵、甚至五朵連在一起。樹身週圍一片雪白，又是那麼清香，從幼年起，我幼小的心頭便愛上了綠色，愛上了花香，特別是白茉莉。

有了家庭之後，由於經濟關係，所住的房子，總是市內排屋，屋前連半寸土地都沒有，怎能種花？儘管如此，愛花的我，還是不時到「王冢田」花市，買幾盆花草來種——一株單瓣茉莉、兩盆風蘭和長春藤。

在二樓簷下，吊的吊、擠的擠，也許是空氣欠佳，陽光不足，泥土欠肥，難得久久才開一兩朵瘦小花兒，一家人已高興得如中尾獎，早晚看上數回。

十八年前，我們一家搬進了國際街，這回可合心意了，雖說房子是租來的，但家家戶戶門口有四米平方的空地，尤其難得的是一條街十來戶，家家種了花木，大多是結果實的芒果樹、番石榴、木瓜、香茅……。風雅的主人則養了名貴風蘭、吉祥盆栽、松柏、玉蘭、茉莉、玫瑰……

我這個粗人却在屋旁植了一株桑樹，一年四季，結滿桑子，早晚採下來便吃；再在大門口種了一株玉蘭。肥料、陽光、水份完全足備，枝葉也十分茂盛，就是不肯開花。眼看着左鄰方太太和我同時購買的那一株，已開了成千上萬朵的花，枝頭一片雪白，清香沁人心脾，使我十分羨慕。

每天一早，我總癡癡地站在方太太的玉蘭樹下，深深呼吸一回。

方太太見我愛花，非常大方的說：「只要你喜歡，你自己動手採個够吧，不過，樹身是太高些，要小心點。」

有如此好鄰居，使我大喜過望，既已獲得一紙批准書，從此，只要方太太的玉蘭開花，我自己總在天剛大亮時爬上籬笆，採個够。

說到種花，國際街的太太們都被住在巷底的日本先生比下去。這位日本人種花的本領比同街的人都要高明，有好幾次想向他請教方法，可惜語言不通，只好作罷。

日本人種的九里香，真是名副其實的香飄九里。才走到街口，已聞到一陣陣濃香，自巷底飄送出來，而他那一株複瓣茉莉，也不見他曾花費什麼工夫，開出來的花朵却既

肥大，又清香。不比早年我家那一株遜色。

每天早上，我要到公園跑步之前，忘不了先站在日本人的門口，靠近籬笆旁，伸長脖子，湊近枝頭去聞一聞香，想採一兩朵來插在衣袋却又不敢，因未徵得主人同意，這種只許看、不敢動的情形，一直過了好多個年頭。

有日，偶見同巷小孩們，把日本人的茉莉花採下來玩耍，又踐踏、又撕碎，在剎那間，我心碎了！多麼疼惜那一朵朵潔白的花兒，遭受摧殘。我不是花主，沒有權利指責孩子們。於是，我改變了主意，心想，與其任由不懂事的孩子們把美麗、鮮潔的花撕得粉碎，何不讓我摘下來，插在小小花瓶中欣賞、聞香一天？

從此，每天早上，只要我見到日本鄰居的白茉莉開放，我會搶先摘下一兩朵最美麗的。聞著花香，我心中既感快慰，又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因這花是沒得到主人同意的，與方太太親口許我採摘的白玉蘭，又自不同。我只不過替花主惜花，不願給小孩子踐踏罷了！

寫到這裡，我轉過頭去看門口那株價值一百三十銖而老不會開花的玉蘭樹，心中不無遺憾之感！又看看桌上的小花瓶，正插着一枝并蒂茉莉，這是今天早上我從對過日本人的花叢偷採來的，心中滿不是味兒。

花美、味香，但不是自己的本領種植的，偷取別人的東西，難道會光榮麼？我又想起前些日子，某老前輩對我的讚語：「很好，你是正派人……」

一九八八。元旦

永不結果的番柘榴

我家屋旁那棵番柘榴已經種了三年了，它的樹身比我還高了半尺，每年開了兩、三次花，可是，它就是不肯結果；花兒佈滿枝頭之後，過了兩天，全部「流產」，使得最愛食番柘榴果的我，無可奈何的撿起滿地落花，痛心的拿到鼻端聞聞香味，以慰一腔寂聊。

我自童年便喜歡啃番柘榴，最愛番柘榴那種又香、又脆，又清甜的味道。我更永不會忘記，當我還是孩提時，每次跟隨母親到大舅父家裡作客，大舅父家在創平市的園村裡，他種了數棵番柘榴樹。每次，當媽媽和舅母談得正起勁的時候，我已三腳兩步走向屋後，跳過水溝，然後獨個兒爬上番柘榴樹，採果實去了。

我躲在番柘榴樹茂密的枝葉下小心揀那成實的果子，採下來，立即就吃，假若被小氣的五表姐看見，那時麻煩就來了，她會毫不客氣的拿了一根竹竿，瞪着眼，神精驕橫，大聲地叱喝着：「你又偷偷上樹去摘我的番柘榴，還不快下來，看我不打死你……」五表姐比我大四歲，氣力比我大得多，她會绣花綉鳥，又會唱歌，更會當小孩子們的「潮劇導演」，我不敢得罪她，她的竹竿還沒打下，我已經飛一般的跳到地面上，然後——

「我沒有摘番柘榴，我……只爬上去玩……」我怯怯地攤開雙手，以示清白。

「來，讓我搜褲袋，哪，你自己看，還說沒有呢，這兒吃剩一半的不算麼？你偷摘番柘榴，以後不同你玩了。」五表姐生氣起來，曲起手掌，打到我的頭顱上。

我急得紅了臉，也紅了眼睛，又痛又羞。

「饒了我吧，同我玩，以後我再也不敢偷摘了。」才是六，七歲的我，沒人同玩，還不如死了更好。

「也罷，以後要摘番柘榴，得先問我，我同意了，你才能爬上樹去揀，知道麼？」五表姐又是一聲大叱，好不威風。

我如奉綸音，唯唯諾諾的走回屋裡去，內心暗罵五表姐太過刻薄。

當我們這班小孩子長大之後，創平市大舅父家那近十棵番柘榴，都因地方的繁榮而被砍掉一空，五表姐也出嫁了，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在一起爬樹，採果子，大舅父那唯一的園子却成爲我一生，難以忘懷的回憶。

此後，我時常到五表姐家作客，亦曾不止一次對她提起兒時那一幕爬樹，偷摘番柘榴而被她打的事件，作了主婦的五表姐已變得十分老實，她聽後總愛笑罵我：「死丫頭！老提這件事，你總覺得被我欺侮死了，其實，我那時也還不大懂事嘛！」

儘管我們姐妹倆如何追述過去的趣事，但那種充滿園村氣息的生活，爬在樹上大吃番柘榴的日子是永遠不會來了！

當然，從小就喜愛的物事我更無從忘却，每次上市買菜，若逢小販販賣番柘榴，我還是在會買上十個、八個回來，我更發現曼谷有好多地方的小販專賣番柘榴的，好像義福巷口，龍尾爺街，和杭州戲院附近，每個的價格是五銖左右，雖然價錢貴，但那飽含清

甜的果汁倒還值得。

在親戚群中，要算二表姐這一家最懂得生活享受了。她一家人住在市郊外，家庭雖不甚富有，可是他們有自建的板屋，屋後有一大片空地，廿多歲的表甥兒模仿大舅父往日居停的設計。他在空地上種植了好多種花木之外，還掘了一個水池，架了一條彎得像天上的彩虹般的木橋，再在木橋兩邊各種了一棵番石榴樹。

木屋，小橋，流水，有花，又有草……二表姐的家充滿着農村情調。人生如此，還有何求？

每次，我到二表姐家玩，我總愛跑到屋後的小橋，坐在橋的一端，承受番石榴那垂下來的枝葉的涼蔭，我更聞到頭頂上番石榴葉子散發出來淡淡的幽香，於是，我自我陶醉起來，賴在木橋上，久久不肯走開……

我更探頭探腦樹叢中是否有一、兩個成實的番石榴，可是，怎樣也找不出一粒待摘的果實，只有那麼小小的，又青、又苦、又澀的。因為我很久很久才去二表姐家一次，而總是去得不是時候，每次往拜訪她時，都是在她們把番石榴吃下肚子之後，我就是這麼沒口福！

表甥兒——阿光知道我喜愛番石榴，他特別爲我接枝了一棵良種番石榴，送到我家裡。於是，我喜孜孜的用一個水缸，買了許多泥土，肥料，把阿光送給我的番石榴種下去，我不斷的澆水，施肥，它的枝葉倒也長得十分茂盛，一年之間還開了兩、三次花，就是不肯結果。

有時空閒，我也會摘下一片肥厚的番石榴葉子，將它撕碎了，拿到鼻端上聞香，藉

此抒發我對它的一番情意罷了。

有一次，我問阿光，為什麼我的番石榴只會開花，老不會結果？他能不能幫助我醫治它呢？阿光笑笑地答道：

「梅姨倒打得好主意，你沒有寬闊的土地，只這麼一個大水缸，番石榴的根沒有地方發展，不能深入地底，它怎麼會結果？」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沒有寬廣的地方，為什麼還要栽這棵良種番石榴給我？讓它不

生不死的活着永不會結果，我倒有些動火起來。

「我見阿姨那麼喜歡番石榴，所以……一心巴望這棵番石榴使您的精神有個奇托。

「阿光又嘻嘻的笑。

「你這孩子也太糟塌它了，等一天我找到地方，我一定要叫人把它移種到寬闊的地裡去，讓它也有結果的機會。」

是的，我的番石榴已經在我小心的培養下，度過三個春天了，可憐的它，也曾為我開了無數次的花，可是，它就是不會結果……我只能捧着滿地落英，聞着它那殘存的淡淡幽香。

我更為我缺乏一塊土地，使它不能發展而愧疚……

一九八九·二·十四

石蓮

——青青圓圓的葉子，緊連着棉絮似的枝，開出紫色的花朵，浮在池沼，浮在河面，它就是石蓮。

石蓮——它毋須人工的培植，隨波逐流，而能欣欣向榮；即使在臭氣沖天的污沼中，也一樣蒼翠可人。

人們認爲它是低賤，不植自生的野草閒花。

然而，它並不因人們的輕視，糟蹋而枯萎，反而堅強地任由清波推送，沖擊，沉下去，在漩渦中打轉，然後，仍頑強地鑽上來。

我愛石蓮，愛它的堅強，它以玩世不恭的亭亭玉立，平靜地面對世人而無自卑之態。每次，當我行經臭水池畔時，我總走近石蓮身邊，彎下了腰，折下一朵淡紫色的石蓮；帶回家裡，把它插在廉價的花瓶中，怡然自得地欣賞一回。

石蓮花沒有香味，但它那淡紫色的姿顏，却也顯得相當莊嚴，相當可愛；大的石蓮花，只要那麼一朵，就把整個小花瓶擠滿了。

儘管它們被世人所忽視，它總是異常頑強的活得分外青翠，分外壯健。

看！它們生活在臭水池裡，緊密地擠在一起，被養豬戶砍個精光，變成飼料；只要池中還有老根存在，不上數天，它們又重新抽芽，長出幼苗。

它就這樣地無視於世人輕視的目光，逆來順受地活下去。

蜘蛛和小蟲

清晨，我到崙披尼公園散步。

我坐在合歡樹下的石椅上，欣賞早上園林的景緻，呼吸新鮮氧氣，晨運者從我的跟前走來走去。

突然間，一只半寸來長的黑色小蟲，在我面前幌來幌去，不住地伸縮牠的小軀體，我定住眼，仔細看牠，感到奇怪，牠為什麼會在空間停住了，會在我的面前蠕動？

啊！我的天，我看清楚了，原來牠是被蜘蛛絲縛住了幼小的軀體，從樹幹上掉下來，牠的身上有一條透明的細絲，一直連到樹上，又因為這條絲不夠長，不能垂到地面，牠無法逃走，所以停在空間搖搖盪盪，樹上一隻蜘蛛正注視着這隻死裡逃生的小蟲。

蜘蛛千方百計吐出絲綫，把可憐的小蟲縛住，但機警的小東西却溜脫了，牠這時正以忿怒而又惋惜的眼光瞪住這塊已到口邊却被掉下的一「瘦肉」。

我回身坐下，以局外人的目光看這小蟲在掙扎，看牠怎樣逃過這場浩劫。時間一秒秒的過去，一分鐘，二分鐘……十五分鐘過去了，可憐的黑小東西仍然掙不脫束縛，不能逃走，而那隻強橫霸道的蜘蛛亦在樹幹上爬不下來，仍虎視眈眈地瞪住牠。

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夫和耐心再看下去，該是我上班的時間了，我不能再等這兩隻小東西分出「勝負」，但我是同情弱小的，於是我站起來，伸出右手食指，扯斷了蜘蛛絲。

可憐的黑小蟲立即掉到地面，牠正努力掙扎着向前爬，去尋覓牠的生路……

我明白，我只能救牠一次，明天，明天早上我再來散步的時候，不知牠已爬到哪裡？難保沒有敵人再來侵襲牠，那隻蜘蛛仍在樹上，牠會不會趁我走後，立即爬下來，再向這劫後餘生的小生物進攻呢？

時間不容許我多想，我加快腳步朝回家的路上走。

八九。一。五